

海陵旧话

范仕义襄助钱沅后人

◎徐继康

崇川往事

南通

最黑暗的一天

◎程太和

1938年3月17日上午8时许,涂着太阳旗(老百姓称之为“膏药旗”)的日本双翼飞机突然飞临通城上空,从东南方向掠过南通县政府钟楼两侧向西北方向飞去,然后俯冲下来,在濠河西南隅丢下两枚炸弹,濠河水飞溅数丈之高。人心惶惶的通城居民经过这一空袭全成了惊弓之鸟。大家小户纷纷携带衣被、细软向四乡逃难。大小店铺把能搬出城的货物与库存物资尽量雇车外运,人们简直成了没头的苍蝇,向城外涌出。当年流行着电影《黄河之恋》的一首插曲《追兵来了》(田汉词,冼星海曲):“追兵来了,可奈何?我像小鸟回不了窝,回不了窝。我是一个大丈夫,我宁愿做黄河里的鱼,不愿做亡国奴,亡国奴是不能随意行动啊!鱼还以作浪掀波,掀翻了鬼子们的船,不让他们渡黄河,不让他们渡黄河!”悲怆的旋律,催人泪下。可善良的人们没有料到,事态如此之快。

这时候,江苏省南通区专员公署、国民党南通县党部、县政府的头头们连个人影都见不到了,政府各机关的人员也跑光了。本来,长江边上还有刘多荃的五十七军一一一师驻防,南通专员兼保安司令葛覃在年初也下达了封江令,像是抵抗日军从江岸上登陆有个说法,哪知他们早早地就撤退了。日寇快来了,整个南通城陷入一片混乱。

3月17日临近中午时分,日军板垣师团饭冢旅团5000余人乘数艘战艇从南通姚港登陆,侵占南通城。他们一登岸,就烧掉狼山附近的德兴镇半条街。一小队日军窜到城郊新港镇,六七名妇女惨遭蹂躏。下午2时左右,饭冢旅团步、骑兵数百人在没有遭到一枪一弹抵抗下侵占南通城。余部沿通榆公路北上入侵各城镇。日军进入南通城,沿街巷抢衣被、拆民房、劈桌椅烤火,就连庙堂里的匾额也被当作柴火劈烧。在大街上,日军剥妇女裤子搜查,抓住居民就拷打,坐老虎凳、烫烙铁、灌煤油、唤狗啃咬。日军侵占南通后,即北上进犯唐闸、平潮、白蒲诸镇。各城镇户均遭洗劫,较珍贵的财物被掠夺一空。日军还将小便溺入水井,大便入饭锅,见到妇女即猥亵、强奸。平潮河东沈姓主妇率女、媳3人避居乡间,回家取衣物时突遇日兵,遭到追赶,媳怀孕足月,又手抱3岁小孩,奔跑躲避筋疲力尽,投入河中,幼女亦随之投河身亡。日军所到之处,烧杀抢掠,南通周边城镇数千间房屋被烧毁,数十人被摧残杀害,就连狼山广教寺的和尚也未能幸免。

前事不忘,后事之师。85年前南通人民的这段痛史,我们永远不会忘记。



钱沅画像



范仕义《廉泉诗钞》书影

如果说范仕义是清代如皋历史上最出名的知县,恐怕不会有人反对。从道光十一年(1831)到道光二十三年(1843)间,他五任如皋县令,历时九年有余。在任期间,他崇学尊教、浚河修城、重农桑、兴水利、听断明决、勤求民隐,做了许多让老百姓感激的好事,人称“佛子”。其实他在如皋期间,还做了一件事,就是襄助钱沅的后人,不过此事鲜为人知。

钱沅是范仕义的乡前辈,他们都是云南人,范仕义的家乡在保山,钱沅的家乡在昆明。钱沅,字东注,号南园,是乾隆三十六年(1771)的进士,以刚直不阿、政声清廉彪炳史册。时和坤秉政,他曾当面指责,又曾上疏弹劾过陕西总督毕沅、山东巡抚国泰等人的贪污营私案,《清史稿》里说他“以直声震海内”。此外,他还以一手雄强峻拔的颜体书法而名垂中国书法史,说起钱南园,写字的没有不知道他的。

与他青史留名的顺风顺水不同,他的婚姻与得子堪称十分艰难。乾隆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,二十八岁的他才娶妻秦氏。在此之前,他曾先后聘了刘氏与徐氏,但都没有过门就死了。后来他的堂伯母帮助介绍了秦氏,而对方的父母并不同意。一是钱家太穷,钱沅的父亲是个银匠;二是钱沅的命似乎有点太硬。就在这时,秦氏的祖母刘氏站了出来。她说,这小伙耸肩修干,不随人俯仰,我看他不是个久困贫贱的人,何况他是个秀才,已经食廩授徒了,难道养不起一个老婆吗?不得不佩服老人家的眼力,结婚之后,钱沅就一路开挂,次年就中了举人,接着又中了进士,然后由授翰林院检讨、国史馆纂修官、江南道御史、通政司副使、湖南学政,一直做到湖广道监察御史,职场与声誉双丰收。然而在子嗣上,他却收获甚微。乾隆四十九年二月十五日,三十八岁的秦氏一病不起,为钱沅留下了两个女儿。她曾经也生下一个儿子,很小的时候就死掉了。秦氏的去世,让钱沅很是悲伤。转眼到了第二年的三月,老友王仲三见钱沅形影孤单,没有人照料,就买了两

名仪征籍鞠姓婢女送至湖南学政署所,大的二十一,小的才十七。钱沅决定留下年龄大的那位,把小的给一个叫秋岩的人,结果秋岩不同意,于是钱沅就纳二鞠为妾。乾隆五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,大鞠氏为他生下长子嘉榴,两年后的六月初四,为他生下次子嘉棠,后来又生下第三子嘉枣。小鞠氏也曾生下一个儿子叫嘉植,不过没留住。

乾隆六十年(1795)九月,钱沅扈蹕溧阳回京后,入直军机处,劳苦事多,当夜入暮,加之禁院地广风劲,而他家贫衣薄,遂中了寒疾,九月十八日,他就溘然长逝了,年方五十六岁,死后归葬云南昆明龙泉镇羊肠村北山,其时三子皆幼。这三个儿子都很不错,但他们的命运却颇让人唏嘘。老大钱嘉榴,邑庠生,早年曾随父母到杭州。父亲去世时,有人从他枕下找到未完成的遗稿数千言,列劾和坤二十余条,那人私下就烧了。那年钱嘉榴才十岁,没有能够乘凶递上,效法古人尸谏遗意,以竟父亲未竟之志,这成了他一辈子的遗憾。就在钱沅去世的十二年后,钱嘉榴与妻子也相继而歿了,葬于吴门西山之麓。老二钱嘉棠,嘉庆十八年(1813)的拔贡,历任元谋、宁洱两县的教谕,后来也卒于任上。很可惜,兄弟俩都没有留下子嗣。

老三钱嘉枣,字仙岩,是个增生。两位兄长的早逝让他觉得家里风水不好,准备迁葬先人莹兆,然后远游。就在道光十四年,他因绩学植品,以举孝廉方正例赴京应试,便绕道到江南来拜访两江总督陶澍。在闲谈中,陶澍得知他们兄弟三人皆没有后人,甚至连他们的二姐也没有子嗣,不由十分惋惜。那时范仕义任江宁管粮同知也在南京,陶澍对他说,钱南园一代伟人,怎能无后?你去劝一劝嘉枣,功名事缓,宗桃为重,应该早图之。那时钱嘉枣正值盛年,锐意进取,别人的话根本听不进去,于是大家就凑了一笔钱送给他,让他去了北京。谁知在第二年,他并没有考中。这时,范仕义已经回到如皋任上了,钱嘉枣就追随之而来,在如皋一住就是一个多

月。在这期间,两人相得甚欢,范仕义帮他买了一个如皋女孩为妾,又送给他婢女。两人分别后,钱嘉枣由苏州、余杭、南昌,再到广东,所遇皆不顺心,又从湘江泛舟而下,抵达南京。就在这个时候,他突然发病,他对随行的从侄钱午亭说,我的病很严重,我想到如皋去调治,如果不行了,侍妾也可以就近遣归,这里离家万里,我不想为身后事操心。舟至邗江时,钱嘉枣就去世了,钱午亭将讣告告诉了范仕义。范仕义随即送去棺木装殓,寄之萧寺,并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陶澍。陶澍不胜叹惋,说钱嘉枣无后,两世孀居,以后的日子怎么办?与其想着把他的棺木送回云南,还不如为他的家人多作养膳之计。他吩咐范仕义,那妾氏跟随钱嘉枣一年有余,如有遗腹,尚可为钱氏一线之延,不可急急忙忙遣送回去。范仕义令内眷仔细检查,确实没有发现身孕,才把那个女子送回如皋父母的身边。他与同乡们又准备一些钱,寄给了钱嘉枣云南的老家。道光十八年(1838)冬,范仕义葬钱嘉枣于邗江钞关门外,为他写了墓志,并写了一首《哭钱仙岩征君》。在诗前,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序文,记述前前后后的经过,在序文的最后,他说:

宫保重侍御之为人,而为其后始终靡念,无微不至,其笃于友谊,何其挚也!

宫保是陶澍,侍御即钱沅。两人皆为一代名臣,英雄相惜,令人感怀。而范仕义与钱沅虽为老乡,实无交集,钱沅去世时,范仕义仅十一岁。其实还有一件事,他在自己的诗文中从来没有提过,还是好友魏茂林在为他《廉泉诗钞》写序时透露“又刻乡先辈钱公《南园文集》”。道光十五年冬,也就是钱嘉枣离开如皋的那一年,在粤东为他父亲刻了《南园文存》二卷。如果没有意外,这费用就是范仕义资助的。为什么要这么做?魏茂林在序文中一语带过:“以传其他表扬幽隐。”其实范仕义一辈子就是这样为人做事的,正知道光帝师、如皋人沈岐对他所评价的那样:书生面目,菩萨心肠。